

南翔鎮志卷十二

里人

張承先著
程攸熙訂

雜誌

紀事

我嘉邑瀕海沙積地不宜稻前明征兌本色力不能支幾議廢縣萬曆十一年大宗伯徐公學謨倡議折漕糧以銀輸太倉邑民瞿仁等狀上大司農得請民困稍甦然當時部議暫准改折一半嗣後隨年題請二十一年永行改折纂入全書著爲令天啓四年朝議暫兌署縣張公承詔懇請撫按提免至崇禎十四年軍事繇亟半兌本色令下萬姓惶駭泣訴撫按

南翔鎮志

卷十二

一

鳳翥樓重印

抗疏不允署篆司李倪公長圩懇應准二撫以豆麥搭兌勉竣一年兌期踵迫僉謂非得負才望識察者伏闕不可乃公舉徵士張鴻磐扶疾入都鴻磐既至適有旨禁民疏時大司寇嘉禾徐公石麒麟鴻磐舊友爲乘閒以請得准封進七月初八日具奏二十六日疏下戶部議戶部請敕漕撫察產米處抵足原額具覆總漕史公可法撫臣黃公希憲遵旨會議米一石折銀一兩解往天津就彼地買米輸納奏上奉俞旨嘉定漕糧照疏改折別縣不得妄援著爲定例是役也司寇徐公凡七造大司農之第復爭之朝房頭面盡赤鴻磐嘗歎息謂無徐公則無嘉定然無鴻磐何有徐公論者謂自宗伯

徐公議折後六十年中反覆不一至鴻磐而隻手回天迄今不易宗伯始之鴻磐終之於桑梓實有再造之功也嘉民世子孫其可忘諸

案是時大司農爲孝感傅公淑訓先儀部主試楚闈所得士公主議加稅清議所不滿獨折漕一事爲福於嘉定蓋藉公事以報私恩因一家而及一邑也後之人不可不知

張承先識

（張鴻磐請照舊永折疏）奏爲瘠邑地不產米水不通漕伏懇聖明照前永折以蘇垂絕事切照嘉定僻濱海陬沙土高仰粒米不產仰食外郡國初概派本色至成弘間人民逃亡

逋賦廿萬建議廢縣廟堂駭聞八經撫按核實上奏部覆奉旨永折載於令甲垂六十載邇來江南水旱頻仍江楚禁糴販負既遠嘉食獨艱三年之中旱魃虐吳嘉定木棉盡槁糠粃皆斷以地不產米受禍最酷方始籲天求蠲卹之仁忽奉十四年半兌本色五萬三千二百四十六石之旨萬民駭亂時萬知縣行取赴京本府倪推官署篆目見野無青草市寡炊煙强者魚駭獸散捕獲無從弱者鵠面鳩形難施鞭扑不惟無漕兼恐無折士民泣控撫按隨蒙具疏哀籲奉旨速議計部以恐誤漕限僅酌豆麥搭兌准應二撫又酌從麥抵而垂斃之民騷然莫應幸倪推官設法勸輸麥事勉完臣等乃

敢萬里赴京泣告君父夫貢土乃經國之典輸將實氓庶之分況內外交訖輓輸莫算宵衣旰食日廛聖憂臣等素知忠愛何敢不竭地之所出爲皇上補軍需之萬一哉顧國初三江載濬水利大興吳淞巨浸入川達澮嘉定小邑藉以灌輸十田五稻以土之毛輸國之貢本色之派所從來也不料陵谷變遷大江忽爲平陸支河遂已絕流斥鹵積沙旋濬旋淤桔槔莫施禾種遂斷僅種木棉一色以棉織布以布易銀以銀糴米以米充兌舟楫不通糧艘莫集百里擔負輾轉折閱糴之則嘉定一石比旁縣之二石兌之則嘉定二石不及旁縣之一石是以人情甘心流徙而不知有生處之樂也今本

縣原編十五萬之外二十餘年來三餉之疊加又五萬餘矣官布絲絹復入考成原編加編又四萬餘矣卽就折銀計之泗洲桃源等處每石折銀五錢嘉定折至九錢又四萬餘矣縱皆豐稔之年盡木棉之入竭蹶終事力不暇給縣官徵比不免怨懟然瀝血剜肉實賣男鬻女以不敢挂欠者感朝廷永折之恩也若復半漕則無論蚩蚩小民皆連臂走險逋竄計不反顧卽忠紳義士欲爲國家保鄉閭爲祖宗守邱隴而不可得勢不至廢縣不止矣何也庶民之分可生可殺而必不可使木棉生粟米陸地挽漕艘也勢有所必窮情有所必至也至於倉廩之費舟航之費疏鑿之費各累巨萬而臣不

及言者謂今日止就本色計有無不爲度支商工費也又至
僵殫之害疫癘之害盜賊之害靡有子遺臣亦不敢言者謂
今日止就熟歲權利害不爲災荒祈軫恤也伏乞皇上念題
覆八次勘合必眞休養百年凋瘵未起敕下戶部將半復漕
兌永永全折則民生再造重地亦安矣

（侯峒曾壬午復折奏疏序）國家下數十萬艘以轉漕江南惟嘉定得免蓋其地無一粒之產無大河之通故終弗可以
漕漕之而民皆流亡議欲廢縣者自成弘之後也縣不可廢漕不可免而姑擬以錮代者自萬曆初也蓋自我起家以來
歷見邑漕因改之情于今三世自萬曆之二十一年始定永折爲令而先曾祖參政公敘之又至于天啓之四年議者復
欲改漕以備軍興父老哀請中免而先君太常公敘之又至于今天子之十五年復議漕復折如初而予又得敘之此六
十年以來民生之休戚略可觀而余齒且衰矣方萬曆之言漕也當是時法令疏闊府庫尙充鄉薦紳先生盛于朝邑舊
令或仕于京師熟知而畢圖之宜其易也今天下蕭然縣費天子焦思竭慮于上大司徒側足避罪于下一邑之利害彼
非不知顧有所不暇惜也譬如四體焦糜而呼一指之痛人必不以爲然是故皆難之初復漕之詔下閩邑震恐莫不思
掘尸壞田奔走驅竄司李伯屏倪公來署吾邑謀所以平圖之則曰斯事體大非孰識窳弊而悉忠以圖勢必不能得于
是皆請張先生子石行張先生行而上其書天子以爲然下諸職者熟議之議上竟得復免著爲令他邑弗得比焉嗚呼
蓋聖人之心視通萬里其恤之備其察之詳旋議旋復一惟乎民命之安危而初不以成言定是故反覆推較寧暫緩關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四

鳳翥樓重印

門五萬餘石之餉而終不奪我嘉然則吾輩今日猶得以長男子女守有此土者皆朝廷始終覆蓋之仁賢使君竭蹶圖
救之心江南劬勞安宅之福輻輳交會而得以保此也以守關之重不易我嘉則其他軍興之緩于此者可知矣以粟芻
繇亟之時而終無所累異日寇盜蕩平天下無事其繹除給復又可知矣是豈不尤幸也歟若張先生者千里叩閭炊煙
斷絕不避勞險潔誠濟公要爲難能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可謂之匍匐者歟夫爲民請命功成而不言賢豪
長者之業也導揚聖明宣悟閭里卿大夫之事也監其所以因察其所以革永守成憲無輕建易計臣之責也予原夫因
改利害而爲之序非獨論其世亦將以告後之人（張鴻磐崇禎壬午嘉邑有旨復漕予伏闕籲折北上留別倪公祖
朱封徐諸父老二首）京城誓絕素衣裳眊勉茲行爲梓桑斥鹵青黃空極目災傷殫誠正相望呼庚勢急論三至叫闈
功艱淚萬行敢謂噬臍成畏怯男兒熱血在心腸 炎歊五月氣如蒸病骨長軀暗自驚父老扶攜增涕泗邦君慰送若
平生慚云識路休遺老妄冀回天只恃誠十萬芻糧億民命已拚度外置吾身（黃淳耀送張子石遊燕詩）紫芝一曲
舊菰蘆又入燕京問狗屠卿相未堪呼作友流民且欲繪爲圖清談藝苑推黃馬長策中原獵短狐他日平臺訪遺逸應
知市上有郇謨 荒城百里絕炊煙累爾煩君獨籲天轉漕更無韓滉米治裝惟醜
沈郎錢空江蟹斷孤舟外長路魚星匹馬前見說南司新抗疏不須張日向時賢

康熙四十四年歲稔餓莩載道里中士民陸培遠程時彥陳範
等捐重貲設粥廠於雲翔寺日兩餐二月十五日至四月
初七日計費米二千一百四十九石有奇又續賑六月十三
日止活饑民無算雍正十年秋海溢明年大疫民大饑復行

煮賑新安羅採獨設一廠寺中就食者雲集時通鎮物力維艱董事者雖多方勸募而人心終不踴躍可慨也

市井惡少無賴所謂打降白拉者是處有之南翔爲甚打降逞其拳勇凡搶親扛孀抬神扎詐諸不法事多起於若輩白拉聚集惡黨潛伏道側候邨氓入市邀奪貨物或私開牙行客商經過百計誘致不罄其貲不止此等惡習最爲民害康熙四十九年里中士民顧天祐等繪情呈縣知縣事程公申請各憲嚴禁勒石永遵

碑立雲翔寺

雍正中邑侯聞喜趙公復加嚴緝杖斃一二始斂跡歷今逾五十餘年猶頌德不置云

腳夫樂人聚夥結黨私畫地界搬運索重直婚喪勒厚犒莫甚

南翔鎮志

卷十一

五

鳳翥樓重印

於南翔種種惡習夫人知之而積弊已久莫可如何康熙二十五年士民石崧等目擊腳夫肆橫激於公憤環籲當道此輩投託勢要把持有司幾致反噬賴邑侯山陰聞公廉明力請撫軍趙公嚴飭立碑永禁

碑在雲翔寺

案積如山害除而崧等身家亦破矣至樂人分界之禁雍正間士民陳孝諧等具呈

勒石

碑在大德寺觀音殿

前人殫力爲地方除害如此

邑里之保正卽古之閭胥比長古則尊之爲官今則卑之爲役時代不同也然保正雖卑有巡察稽查之責於地方非無繫槎里市廛跨連八圖每圖向設保正一人苦于事權不一清獻陸公令嘉定時八圖止設正副二人著鄉約生公舉每歲

終一更行之日久縣丞與鄉約生朋比所舉未必得人縣官欲矯其弊務遴殷實充當彼殷實者不屑爲方規避而願充者率奸滑射利雖仍當湖舊制而于地方究鮮所益也善體當湖之意端在賢有司云

鎮西郊有練天生者明邑令練公達裔凶悍陷法乾隆四年遣戍陝西之朝邑于戍所娶婦生子雙鳴天生死雙鳴年十八于四十三年投牒縣官負父骸行乞歸葬于侯家灣祖墓葬畢故鄉無生業仍赴陝以未冠之年數千里之遠而不忘其本如此真不愧練公子孫也

陳畹芳貢生陳綸女嫁婁東壻暴戾游蕩傾家無屋可棲歸依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六

鳳翥樓重印

母家賦感懷詩八章其首章云窮通委命不須論知是天公定此身白璧出囊無玷缺明珠歸匣免埃塵靈椿惟剩清宵夢花萼猶餘昔日春愧我有家重作女又將生計累慈親淒愴惻婉遇人之不淑可悲也已

熙增

我鄉紳士多束修自愛鰲公圖 牧我州盧公煖 宰我邑凡南翔

紳士接見時禮貌倍優此賢牧宰之用心旌別亦足徵我鄉風俗之淳也今鰲公擢淮揚道盧公擢邳州牧里民猶謳歌其德云

自雍正十年後乾隆二十年歲饑里中捐賑一應章程曾有鰲

爲一書者六十年大饑中丞奇公豐額檄令煮粥施賑邑侯

姚公學甲集紳士議我里紳士李鳳昌侃侃主城鎮分賑之

議公一切委任之南翔分八廠男女分處領籌赴廠領粥無擁擠之苦自二月初八日越閏月至三月十五日止捐輸者踴躍爭先章程最爲盡善不泥二十年成書也嘉慶九年春雨連縣罕有晴霽五月間又連旬大雨河水溢岸低區水深數尺秧苗盡爲浸沒常昭吳各縣預爲防護禁止糴販米不出境嘉定素產木棉向賴鄰邑運米接濟自商運不通米價驟增至每升四五十文六月初旬南翔各米鋪以食戶計存糧僅可支三日民心皇皇咸憂缺食里中紳士朱掄英等先

南翔鎮志

卷十一

七

鳳翥樓重印

後呈請邑侯許公知璣趙公曾發碾常平倉穀平糴民困乃

甦十年二熟又苦歉收十一年春邑侯吳公桓勸各富戶捐

賑親赴各鎮諄諄勸諭不動聲色豪無騷擾南翔日漸衰落各富戶仍踴躍捐輸公令各圖保正先造饑戶冊每戶大口若干小口若干給票大口每日錢若干文小口每日錢若干文南翔于雲翔寺各廟宇分設五廠每屆五日各饑戶持票赴廠領錢較之煮粥賑米在董事者省糴運之煩而饑戶以五日之錢小本經營又可稍沾微利其所裨非淺鮮也

翔鎮八圖每圖向設保正一人時謂一鎮八虎清獻公改令八圖祇設正副保正二人史亭前已志之矣迨後正副之外私

立幫保名色多游手生事之徒附焉歲終一更則奸滑者串鄉約生及夫束揚言欲舉某某皆家小康而畏事者求賂徧乃舉奸滑者充焉保正之害何可勝言清獻公良法美意初不料一法出則一弊生也自臨湖吳公桓宰我邑仍各圖設一人事權既分射利亦微游手生事之徒不能附地方益臻寧謐有治人無治法誠哉是言

人家婚喪列鼓八面喧闐盈路名曰隊鼓有力者恆用之以爲炫耀不知始於何時楊勳平先生志有之則其來已久向惟南翔如此今近地亦有用之者俗尙華靡此其一端也

勳平先生志云元夕有滾燈鳴鑼鼓執火炬前後擁數十人邨南翔鎮志
卷十一
八
鳳翥樓重印
社龍燈入市往往爭鬪成訟今其風未革又社司各分廟界時或羣赴一廟筵宴觀劇互爭坐位糾衆械鬪不惟滋事亦且瀆神尤爲惡習

勳平先生志云明時設約正約副不獨講解鄉約凡地方事得行調處並許指報 國朝湯大中丞斌諭令止憑敬謹講說不得干預地方事務因念明季南翔隴西氏爲約正遇事必言奸頑懾息卒致禍遺厥宗湯公誠遠鑒也今約正副之名久已裁汰朔望恭讀 聖諭每在白鶴寺邑侯傳生監二人敬謹宣誦而已

槎谿小學明嘉靖閒邑侯李公資坤修文廟既竣諭于邑之四

門十六鎮皆立小學南翔卽雲翔寺中公廨改建迨後他鎮
小學或有存者南翔故址鞠爲茂草矣 國朝康熙二十五
年太學生楊世清因湯大中丞斌奏毀淫祠欲就鎮中五方
賢聖殿改建呈縣行學時已製就聖位及四配位矣以地方
沮格中輟復籲藩使宋公犖詳撫具題已奉批行旋擢撫江
右其事遂寢子庠生志達呈學政張公奉文批就空祠設立
卒不果今其址已成土阜並建棲流所棲止流丐可慨也已
程宣字虞鄰諸生攻苦力學早卒妻陳氏年三十朝夕哀號嘔
血瀕死舅攸熙以撫孤諭之乃勉從無何孤殤氏私製殮時
衣履欲殉夫庶姑謹防之不得間以悲痛成瘵疾踰年遽卒
不得入烈婦傳哀哉

南翔鎮志

卷十一

九

鳳翥樓重印

王上舍鳳岐女讀書識字鳳岐慎于相攸問名者概弗許鳳岐
卒妻陸氏承夫志亦不肯輕許人女年逾四十字七匪某爲
繼室未迨吉某死女願歸夫家守貞事姑孝撫子婦慈此嘉
慶十年事年例未符然女年近艾可卜其矢志靡他也附誌
于此以俟後之輯志者採擇焉

簡桂朱氏婢也忘其姓年及笄主人以妻家童德發生一女德
發暴疾死婢矢志不嫁未幾女痘殤婢煢煢依主以居給炊
汲之役僅餬其口守節四十餘年無疾而卒嗚呼如婢者亦

可謂傭中佼佼者哉

曹氏太學生王長慶妻生一子一女嘉慶丁卯冬夫病彌留之際氏知不可挽遂先夫自經卒時距志成後二載紀于茲以備續

軼事

里中土著最久者推仙槎橋陸氏其始祖熟諳韜畧曾參岳忠武王軍事王遭害後遁跡練祁市之南郊自稱槎谿野叟家乘所載如是惜失其名并無他書可考證云

元邑志載宋秦觀南翔寺詩練祁江上梁朝寺考之乃元秦約詩訛作少游耳全詩云練祁江上梁朝寺風物渾如祇樹林龍駕潮頭聽梵唄鶴歸月下悟禪心神僧飛錫凌空去上相題詩與客臨欲撫殘碑問遺事風搖鐵馬度清音

西郊張氏系出郿伯宋南渡後居此其家藏橫渠先生遺墨元本裔孫翊號耕隱以示宋文憲潛谿先生先生爲題其後曰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十一

鳳翥樓重印

至正丁酉某自龍門山中來吳涉于東海之濱止于練川之上晤張耕隱閱其始祖郿伯先生遺書翰墨歎曰岡陵之高也吾知其有時而頽川澤之深也吾知其有時而涸不頽不涸其惟聖人之道乎昔者先生一見兩程盡棄其所學而學焉排諸子遏百家而徑趨于孔氏之庭道在己任若探虎穴而得子入龍宮而得珠故能勇撤皋比文章經世傳之子孫世守勿失爲其有功聖門故也嗚呼聖道之有神護如是耕隱其寶之哉耕隱後橫渠三百年今距耕隱時又四百餘年訪之清河後人無有知其事者豈神亦不能永護之使勿失耶爰錄潛溪文以垂後云

張司馬童時就外傳屢過西境土神祠神示夢廟祝以都堂晨夕過此迎候爲勞命築牆蔽之公後果以都御史撫粵西爲名臣徵君張鴻磐題神祠聯云靈爽示先知識中丞于童稚紀其實也公又與邑中徐宮保學謨讀書西隱寺寺故有妖偶于月下現形公同宮保叱之妖隨遁去公卒後子儀部其廉于寺傍建竺林院供公及宮保畫像公保自爲記此二事里人至今稱之

陸儼山外集載槎谿張輅七賢過關圖一絕云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的是唐音宜見賞于宗匠但張輅不知何時人無從考据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十一

鳳翥樓重印

姚江袁雪堂失其名操履端嚴里中陸紹宗延爲西賓時雪堂方讀禮開館日主人迎候至則僂然衰經杖而就座親賓咸駭愕主人益重之世稱蕭穎士衰麻見李林甫林甫惡而斥之觀此賢于古人遠矣

張鶴谿仕素以孝稱任涇陽丞有總戎與保定守爭禮各以狀上華亭徐文貞文貞貽仕書云宗學足下聞保定守與總戎有隙誰任曲直廉藺爭長而卒爲刎頸交此可風也爾宜諭之宗學仕字也以微員而宰輔委任如此甚矣孝之能感人也

明嘉隆間有唐子翊者失其名隱居槎之南郊與程天澤爲友

天澤贈之詩曰海邊自識留明月槎上誰看臥白雲子翊答詩有今古幾人青史內乾坤一榻白雲邊之句及卒天澤以詩哭之曰日落三槎上烏啼萬竹叢農談傷故老野哭走兒童又曰貌古心尤古時違願亦違春秋麟自泣文采鳳爭輝觀此子翊實一詩人而著述無傳僅有短歌行一首并前二句附見天澤槎海留觀集中天澤字伯潤號一齋新安人流寓槎里

明末我里徐克勤時勉與嘉定朱令古之尙太倉顧麟士夢麟管君售士璋張受先采張天如溥吳縣楊維斗廷樞長洲朱雲子隗常熟徐貞夫濟忠楊子常彝許子洽重熙馮已蒼舒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十三

鳳翥樓重印

爲應社其序曰夫舉代綴文嗽杏擅撈林樛之子不修初服曉大對及出享脂牛登季彌痛彼團焦中抑何最茅鱗家鹿不稍虯蜈蚌蝟也相若永韋之神伏未聘雨或爲新絲箏結紅殷一葉閒白色衣帶置巾箱中青赤斑斕下爲膺玠攫拏然萍號即起不俟華木皮鑪甌香水震咒已從閻浮提作海潮音雨清浮水矧應龍畫尾四竇漾滌嗣毛犢蠅建馬令之種惟倮凶者佞佛焉瞎合以來虞知天性曙戒蟲沒旣當思所磨鉛大其性介稽古酌酒切脯種瓜誦經之約咸以繚締覺酷騷除糟核辟龍頭上博山形得之昇天復似俱名國龍法五事息脫落乖龍諸苦不爲離車牽捕或遁入宣律師中

指節則保有蘭根矣況直質義旣網六經苓載風刺不行士
皆宛氣非得超回內白茂正辨華者肺附抗行離顯其事恐
諧臣譚官阿匱鬻道鑽竿耿著不厘思革子操三士窮也于
是應社之舉欲崇畝爾疋德言古處不必弘方達裁朗誕秀
點標許伯號但以條昶素功涓涑勅庶本迪蘇世鵝鳩失鳴
凡袿捲斧市以逮犀比椎紛之屬黃兒盧首皆棄高實廢爍
蠡聚庸而槩嚮于庚申則孔子當生夜兩蒼龍再見寧跨關
下卜師二茅狗捋九館中羊珠也文甚奇奧存之以備一格
李泡庵流芳詩畫俱入神品當時巨公嘗曰看長蘅與孟陽吟
詩作畫爲生平第一快事爲人外通中介意有不可如山岳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十四

鳳翥樓重印

不能撼天啟中吳人建魏璫生祠于虎邱合郡官吏望風趨
拜邑侯謝三賓問于流芳流芳曰拜是一時事不拜是千古
事卓哉斯言眞足千古

黃岡胡公士容萬曆閒令膠多惠政後秉憲薊鎮以不拜魏璫
祠逮問縣賅擬辟嘉邑民痛公被誣且公廉吏賊何從補相
率稟請謝侯三賓公議每糧排捐銀一錢七分不日而千金
具星馳赴京代完此通邑士民好義實槎里倡之主其議者
張徵君鴻磐也

李繩之奉佛甚謹每日虔誦金剛經寒暑不輟一奴謀弒逆藏
斧入書齋值繩之書寢斧下輒有蓮瓣嵌之不能傷旋寤叱

之退後夜又登臥榻亂砍而出謂必死矣繩之熟寢不覺也
明晨案上金剛經刀痕無數見王簡平集載趙志

里中李氏累世貴盛文章譽望高天下其子弟皆抱異才傲睨
一世又疾惡如讎羣小側目久矣遭國變遂乘機殺掠幾赤
其族殆未知持盈保泰之道歟而鄉里傳聞謂其以勢凌人
牽制官長比諸土豪地棍此耳食之談也

東郊花園陳氏稱故家其族有嘉選者工詩畫好談兵崇禎中
游京師進呈書畫授武英殿中書尋罷歸今鳳池清祕額尚
存而邑志失載其人其事鄉里鮮有知者

貢生李拱初名陟少參先芳之孫負才跌宕不可一世嘗游閩

買二姬歸時有扶乩者拱以終身叩之乩贈以長歌云明珠
不事飾大圭不待琢藻繪色易渝雕琢工乃俗洵美潘安子
筆花縵以縟雖著閒居賦終爲几上肉正平意氣豪誰料黃
祖酷漁陽鼓猶急身葬江魚腹世狹賢者難途窮達士哭文
章不值一文錢氣節徒爭蝸角邊不如山蔬一盆粥一盂圖
書萬卷歡吾顏何必燕姬與趙女松作笙竽水作絃燕姬歌
歌宛轉趙女舞舞芳妍正恐舞罷彩雲散歌殘薤露連人世
之樂須臾閒仙家之樂無窮年殘棋數著移今古清酒一壺
眠洞天歸去來兮歸去來青山一帶含蒼煙明月照不盡好
風吹正閒原留一片清涼地幾許勞人不肯還未幾難作拱

死于亂民之手

雲翔寺西有甘屠者往往僧來喻以佛法一日棄屠業將屠刀肉鉤打爲釘助寺釘佛座忽雷雨拔釘置几上至今佛座釘孔宛然見趙志

槎南有姚生者素心險構怨于陸某某充糧長乘馬夜歸姚偵至中途操刀伏橋下馬至橋躑躅不進陸鞭之馬始進而陸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幽寂無知者馬逸歸驚嘶不已若有訴狀陸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至橋夫果死妻哭曰正犯未獲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鼓姚門姚出卽嚙之蹴之其妻執以赴官鞫實論姚棄市

熙考程侯
邑志補入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十六

鳳翥樓重印

李宜之猗園中舊有海棠一株蔭可數十圍花時爛漫奪目宜之每于花前召客爲詩酒之會順治乙酉李氏遭慘禍園歸他姓海棠漸枯悴五六年不發花宜之中州歸詢之淚下謂花神有靈因賦絕句百首弔之花不負主人主人亦不負花矣

張徵君鴻磐貴游徧海內過從無虛日晚年瑩獨猶輪蹄絡繹臨卒遺命不受一楮于是親友相率赴靈幃一拜謂之拜別至今遂成風俗其葬也有一僧一道來臨穴慟哭而去僧爲雲間張吏部若羲道則不知其何許人也

張徵君書法妙天下在本邑方駕婁李眞跡流布人多藏弄而

其精神團結最爲遒勁者則雲翔寺楹間兩聯嘗有客過之
瞻仰良久曰此顏魯公得意之筆也翌日又視之曰筆力更
過魯公矣掘衣再拜低徊不能去此客不知何如人意必具
法眼藏者

吳門畫師張永輝善傳神續繪王鳳洲吳中往哲圖像世稱畫
史康熙壬子來游槎里訪張少司馬瀛峯公像公玄孫凝玄
出眎之爰爲補入凝玄爲書鳳洲所作小傳於是里中朱道
連金玉函汪長魚李息厓張半桐唐雪井集於柯集菴穀受
堂邀永輝寫照七人彙爲一圖而各自爲景仿佛西園雅集
集庵爲文記之歲遠集庵無後此圖不知歸於何所六人中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十七

鳳翥樓重印

間有後人知之者鮮而所謂吳中往哲圖亦未由一見甚矣
名蹟之易湮也

廣東肇慶府有平蠻碑爲我里張大中丞立

在古崧臺
御書閣

新安汪

司馬道昆撰文吳郡周天球書丹見之名人詩文集甚夥雍
正丁未施貢生燧游粵鈔歸如獲珍寶尙恨吳粵迢隔無能
摹搨數本俾鄉里共覩爲快耳

江鴻文歲貢暉之子垂髫能書雲翔寺額白鶴來飛四大字其
九齡時作未弱冠以詩受 九重知 命入武英殿纂修將
得官矣註誤罷歸不得志浪迹峯泖間久之沒其感懷詩曰
九重宮闕隔雲霓昔夢曾依浴殿西青瑣幾人猶索米玄都

千樹莫留題孤鴻出塞驚衰草旅燕尋巢識舊棲遙憶東山
橋下路秋風起處暮煙迷單衣短褐話當初潦倒空悲歲月
虛擊鼓誰云丞相怒掃門自與舍人疏陸沈漸覺秋波老生
死還依骨肉居三十三年多夢夢此生猶在黑甜餘此詩錄
入 國朝別裁集中

里人汪秀才士彪詩文敏捷爲張宮詹鵬翀所契宮詹假歸來
槎里與秀才酣飲口吟一聯云鱸膾秋風我意懶桃花春水
子情深使事雅切神韻悠然宮詹亦自覺得意連飲數觴欲
續成一律終席不就笑而置之曰以此當滿城風雨近重陽
可耳

童元藻幼好音律博考韻書參稽辨別作中州真音度曲準繩
二書嘗偕友於重九日泊舟橫雲山興發歌一闋隔舟俱傾
聽翌日有數老翁來訪曰某等以歌曲擅名歷遊郡邑未遇
對偶今一聽陽春覺不如遠甚知君於韻學三折肱矣元藻
亦以半世苦心得遇鍾期爲生平快事惜數老不傳其姓氏
今元藻墓木已拱兩書具在誰爲誦習而表彰之

雲翔寺大雄殿爲蝙蝠所窟淘其糞爲夜明砂可療目疾寺僧
以之覓利間有色白者按仙經云千載後體白如銀李白集
載荊州玉泉寺山洞有白蝙蝠大如鴉董含之尊鄉贅筆云
余寓白鶴寺夜半有物飛撲入帳視之瑩然乃白蝙蝠也當

不讓仙經及荊州者

乾隆癸巳夏六月西郊螢火自張贈方伯墓右南北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遠近觀者塞道五日後方滅不知何兆

熙增

康熙初有火工道人自遠方來不著姓氏寓廣福庵中數年忽來一異丐肩負大石日於市肆索錢不與則置石於櫃數人舁之不能舉一日道人坐所識酒家丐至索錢不得欲下石道人笑謂曰若不負石去諺所謂自扳石頭自打脚跟也丐不顧竟置石行數武道人投石於地以足踢而滾之剛及丐足中石而踣於是市人始識道人有武力晚年病且死告僧

南翔鎮志

卷十一

十九

鳳翥樓重印

徒曰我熊明卿吳藩麾下裨將也知事將敗故隱姓名來此得保首領足矣遂奄然而逝

鎮東有陳家行北有天恩橋相距三十餘里相傳橋初建時堪輿家言某月某日某時見東方紅光燭天始下樁屆期果然蓋陳家行頓悟寺災也神驗如此殆不可解此明嘉靖閒事雲翔寺大雄殿兩榮塑十八阿羅漢像降龍尊者前柱蟠一小金龍寺僧晨起灑掃見柱礎下有水日日如之乃夜宿殿中以覘其異至子刻小龍蜿蜒動僧知年久變幻乃烙鐵釘釘之此亦康熙初年事今龍身鐵釘四五猶存

大德萬壽寺後殿供大士像額銜紅寶石圓徑寸乾隆初有匪

徒夜往竊之已施鑿矣寺僧雪坡方禪定忽患頭痛恍見護法神以杵擬其額心知有異亟起視殿中賊乃遁去

雲翔寺天王殿中有彌勒佛像南向韋護尊者像北向乾隆丙戌春張上舍俊侯信堪輿家言南方不利糾數十人以盤車移置後殿未幾近寺民家不戒於火延燒山門天王殿四天王像俱燬惟彌勒韋護二像以移去獨存

於此仍著年月庶亦通而不變其例云

以上皆里中舊聞非無徵不信者已見熙所著吹影編張志未之及彙增

我里不戒於火恆在市鬩或延燒數十家乾隆庚戌冬里人延請張真人起隆至鎮建醮七日以禳焉時上海縣民家女爲妖崇見一白衣人吐舌入女口女遂昏迷來鎮牒求醮治其

南翔鎮志

卷十一

二十

鳳翥樓重印

女見白衣人踉蹌來作皇急狀自簷而上怪遂絕自禳後迄今十餘年里中無火災

前明南翔八老會唐叔達時升有詩紀之 國朝乾隆閒八老會錢竹汀大昕有記嘉慶丙寅秋朱秀堂掄英復集八老於陶圃中許雲浦國棟年八十七張西園其義年八十四胡東皋洪年八十朱雲泉振聲皇甫松岩暲年皆七十九杜芳椒世紳年七十八程樂只嘉德吳雨蕉鳳升年皆七十七秀堂紀其事足徵我鄉皓首龐眉之盛云

明唐時升南翔里有八老人爲會趙陸九十四徐爵九十陸涼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鍊八十一東阡西陌不一二里而耄耄相望日杯酒談笑以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詩以紀之白鶴邨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鄰翁學語時追談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會玄互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祭酒九十四敬酬社翁旨且清其間迭起拜更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

八十一只聞喚弟無呼兄南邨翳桑榆日出且持杯歸散帙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餐芝术香山居士有遺編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強逢聖世能無旦暮歌皇天願炊香飯釀林酒日奉杖履長周旋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鑿與南

年 幸
國朝錢大昕南翔續八老會記向讀唐叔達先生集有南翔八老會詩歎爲粉榆盛事乾隆癸卯秋朱文學若洲邀里中耆舊八人置酒猗園復舉斯會八人者金良模蒙邨年八十有七沈元麟雪岩年八十有六金良營毅齋陸景龍斐田年皆八十有四江自超菊圃王紳榛麓年皆八十有一程偉不奇年八十齊汝揆純夫年七十有七皆蒼顏白髮杖履優游或卽席賦詩或臨流寓目一時童冠與偕追隨末座咸歎羨爲太平盛事而諸老風度亦與前乎此之趙徐諸人後先輝映焉同人歌咏漸成卷帙將繪圖以傳於後會若洲謝世未竟其事而與會諸老亦幾同晨星之落落矣今春毅齋之子用儀追念前徽爰倩畫工續成斯卷庶幾老成典型久而不忘惜予衰病久廢筆墨不能作詩以繼唐先生之後也

雲翔寺大雄殿廡明時塑護法諸紳士如莫少卿周文襄公忱任良佑氏像俱在自後淨因堂及大德寺七佛閣則繪像爲軸明四先生迄今凡二十餘軸每歲履端寺僧啟誦華嚴經以祝檀越張像於佛之側前賢警欬庶幾遇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當亦我儒之所許也

南翔鎮志

卷十一

二十一

鳳翥樓重印

南翔鎮志卷十二終

原本姪

寅校

重印

金德釗
沈有譽 校